

当炎热的暑气消退，大地吹拂阵阵凉风，胡杨林便穿上它最灿烂的盛装，热烈而壮阔地演绎一部启示生命与死亡的辉煌史诗。

## 西域古城寻访记(下)

——“车轮上的行囊”之二十一

□黄俊生



### 心在路上

轮台最美的季节是秋天。当炎热的暑气消退，大地吹拂阵阵凉风，胡杨林便穿上它最灿烂的盛装，热烈而壮阔地演绎一部启示生命与死亡的辉煌史诗。

我到来之时，暑气逼人，胡杨正以它的葱茏与凋敝讲述一段生命过程。我没有做倾听者，而是想做一名探寻者，寻找轮台在历史长廊里的身影。

还没到轮台，天已经完全黑了，车灯投射的前方黑魃魃，看不远，看不清，只能完全听凭导航的指引摸索前行，感觉比较荒凉，只有炼油厂灯火通明，并没有感觉到塔里木河给轮台带来的茂盛。流程两千多公里的塔里木河，是南疆的母亲河，也是我国最长的内河，它本来的归宿在罗布泊，但现在它像一位老妪，衰老了，佝偻了，乳房干瘪了，在进入罗布泊之前，早早地就停下了疲惫的脚步。

西汉时期的轮台，是天山南北重镇，西域都护府所在地，那时，它叫乌垒。正因为汉宣帝在这里设置都护府，统辖西域军政及屯垦，天山南北才真正纳入汉王朝版图。我之所以愿意摸黑走进轮台，就为了去西域都护府遗址抚今追昔，去追逐暗淡了的刀光剑影，倾听远去了的鼓角铮鸣。

在城里都护府大街找了一家旅社，将就了一宿。次日退房时，看到柜台那儿有张介绍轮台旅游景点的地图，欣喜地趋前阅览，只看到塔里木胡杨公园、三陇沙雅丹、草湖、拉依苏烽燧遗址的图片，偏偏没有都护府衙遗址。向多个当地人打听，都大摇其头，表示不知。最后，总算有位老先生了解情况，他告诉我，轮台有十多处古城遗址，都护府就在这十几处遗址之中，尚未确定，有可能在县城东边50公里的策大雅乡附近。

难道，幸运女神再一次从身边擦过吗？

出了轮台，我们逆着西汉第一任西域都护使郑吉走马上任的方向，向东而行，去库尔勒。开车走了不一会，看到策大雅乡路牌，疑似的都护府遗址就在附近了。不知怎的，我倒不想去寻访了，虽然我知道，那里有一处半米多高的城墙。不想去的原因说不上来，可能是库尔勒铁门关古道在召唤了吧。

行进在曾经的黄沙古道，我依稀看到一张张熟悉而陌生的面孔，看到人嘶马鸣、弓箭在腰的壮阔场景。我见到，大批大批的骆驼、驴马驮着胡麻、胡豆、胡葱、胡萝卜和玉石珠宝，朝东而去；又见到骆驼、驴马驮着丝绸、铁器、工艺品，向西而来。西域都护，西域的天山南北，都由大汉王朝守护，这是一个划时代的嬗迭。自西域都护府设衙始，西域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渠道畅通无阻，西域向中原输送了音乐、舞蹈，又从中原带回礼仪礼节和政治制度，两地相得益彰。

新疆水果有“四大名旦”，即吐鲁番葡萄、哈密瓜、库尔勒梨、若羌红枣，我就是因香梨而知晓库尔勒的。作为巴音郭楞州首府和丝绸之路中线要道，库尔勒的今昔都很辉煌，而且，它是一座被自然景观与人文历史簇拥的城市，博斯腾湖、巴音布鲁克、罗布泊、孔雀河、胡杨林、沙漠景观，而我最感兴趣的是“西域第一雄关”铁门关，因为，维吾尔语“库尔勒”的意思是“眺望”，我想，如果站在铁门关上眺望，是不是能够望穿古今呢？

出库尔勒城向北，走着走着就走进一条峡谷，两千多年前的丝绸之路，就顺着孔雀河，从这条峡谷穿过。峡谷曲折幽深，岸壁如刀劈斧砍，铁门关据要隘而立，扼南疆北疆交通咽喉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唐代边塞诗人岑参有诗云：“能兼汉月照银山，复逐胡风过铁关”，备述当初此处战火纷飞、拉锯纠缠的局面。让我始料未及的是，雄关之外，竟然是南疆北疆的分界线，我一脚就轻易地跨越过去，而古代骆驼、马匹，跋涉漫漫长路，跨越两疆是何等不易！不胜唏嘘。

雄关旁绝壁上，有“襟山带河”四个隶书大字，山坡上还留有古代屯兵洞，坡下是历代名人碑刻。虽然，张骞曾经驻足铁门关，班超曾经饮马孔雀河，唐三藏曾经讲经大雅乡路牌，疑似的都护府遗址就在附近了。不知怎的，我倒不想去寻访了，虽然我知道，那里有一处半米多高的城墙。不想去的原因说不上来，可能是库尔勒铁门关古道在召唤了吧。

铁门关内，孔雀河河水汹涌，河两侧树木葱茏，有成片的梨树林，枝头挂满香梨，还没完全成熟，梨园一块石刻上介绍说，这里是香梨的发源地，当年焉耆国王奉献给唐僧品尝的人参果，其实就是香梨。既然到了香梨的故乡，自然不能放过品尝的机会，一咬，嘎嘣脆，汁水多，满口生津。于是，顺便买了瓶止咳化痰的香梨膏，美女老板说，这是她亲手熬的。

如果顺着孔雀河往上走，就能走到博斯腾湖。博斯腾湖是巴音布鲁克湿地开都河的归宿地，又是孔雀河的发源地，而孔雀河的尾闾便是著名的古楼兰国。我逡巡在一个湖和两条河之间，很容易地闻到一种古老的、多民族交融互存的文化气息，它周围的和硕、焉耆、尉犁等一批年代久远的文明古城，似乎在倾诉久远的往事。然而，我只是它们的匆匆过客，即便在吐鲁番著名的交河故城和高昌古城，只粗粗浏览，那火焰山、艾丁湖、坎儿井、吐峪沟、吐鲁番郡王府，更是一笔带过，因为，到了倦鸟归林的时候了。

过哈密，过星星峡，出新疆，入甘肃，我们一路向东，驶向黄海之滨。

不到新疆，则不知中国之大。人生，至少要环游新疆一回。新疆最美的风景在路上，连赶路也会觉得是一种幸福。那连绵的壮观雪山，那无边无际的沙漠，那五彩艳丽的山脉，那蔚蓝壮阔的河流，那草原，那天空，那云彩，那村庄，那传说，每天都给你惊艳和欣喜。在那里，你是流浪大地的歌者，你是日行千里的游侠，你会感到你是悠悠天地之间的一粒尘埃，你会感到你的内心充满活力瞬间强大。

也许，你在等待一个机会，等待一个人，陪你一起去新疆，流浪。

割人藤割在皮肤上的痕，一道道，一条条的。结的疤，一细点，一细点的，排了一路。倒不像是割的，而像是锯的。

## 割人藤

□低眉

### 草木物语

你知道哪里有割人藤吗？这几天我一直在寻找割人藤。明明前天我已经看到割人藤了，而且还掐了一株回来。在我桌上呆了一天，它就枯萎了，叶子卷了起来。这样的割人藤一点精神头也没有，我想再找一株。

但是我再也找不到了。割草的人把它连根割掉了。我再找不到它的踪影，它像从来没有过一样。我只好掐了一株五叶藤，晃在手上，悠到单位门口。

“你知道哪里有割人藤吗？”我问站岗的老伯。

“割人藤？你到旮旯头上、僻僻孔儿里去找啊，准有。”站岗的老伯说。

“带个刀去吧，这东西割手，空身人去掐不动。”老伯转身拿了把小剪刀，然后带着我，去他说的那种旮旯头、僻僻孔儿的地方。

我当然知道割人藤掐不动。我前天就掐过，它的茎非常有韧性，像麻。即使靠近最嫩头的地方，也掐不动，有点木。更何况它整个的茎上，从头到尾，都布着刺，看上去似乎毛毛的，实则上锐得很。不经意划一下，立刻现了一条血痕出来，麻辣辣的。

“怕的是前几天整理园子的人拔掉了，这东西讨人厌，一般人都不欢喜它。”太没意思了。即使是站岗的老伯，也找不到割人藤。我们去了好几个旮旯头和僻僻孔，都没找到割人藤的影。

“你找割人藤做什么哩，你手上拿的是老鸦眼睛藤。”老伯倒是一眼就认出来了。

原来我奶奶嘴巴里的五叶藤，在站岗的老伯嘴里，却是老鸦眼睛藤。

“它为什么叫老鸦眼睛藤呢？”

“这个我哪里晓得，只听老人传言，这样叫下来的。”老伯没法子给我一个子丑寅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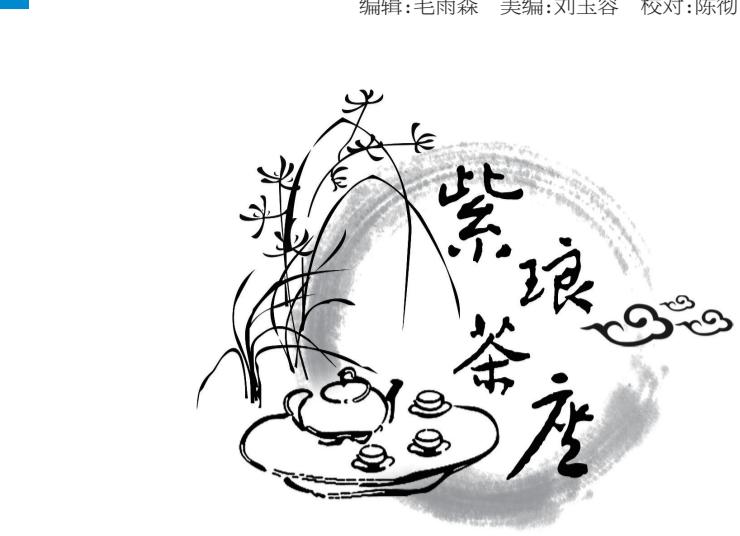
不被割人藤割几次，谁是老鸦眼睛藤，谁是割人藤，管保你认不出来。都是藤，割人藤和老鸦眼睛藤一样的，到处游，像龙。

它们叶子其实形差不多，都分成五瓣。割人藤五瓣的基部，是连在一起的，像个手掌。老鸦眼睛藤的叶子是分开来的，一枝上有五个叶片，每个叶片都有自己单独的梗。割人藤的叶子是对生，一对对，生在藤两边。老鸦眼睛藤的叶子，是轮生。它们的名字和这个“五”，也不无关系。五叶藤、五爪金龙、五爪龙、地五加……老鸦眼睛藤有这么多“五”的名字。我还听到有人把割人藤也叫五爪龙的。形色的软件就是这么标的。

割人藤很老，很难掐。老鸦眼睛藤却一掐就断，它小的时候茎叶都是暗红色，越长越

绿。最重要的事情是，老鸦眼睛藤浑身光滑的，采一枝来，摸摸它，没有一点刺。而割人藤，它身上刺人的东西，比刺还厉害，它浑身是倒钩。它的倒钩，眼睛还看不出来，很小，毛毛的，看上去人畜无害。万万不要忽略它的攻击力，它是武装到每一个毛孔的植物。你到沟岸头上走一圈试试，树上，草上，坡上，旮旯头，僻僻孔，到处蔓着的，就是它，割人藤。如果你不穿胶鞋，或者直接拿手扯，保证你回来浑身都火辣辣，疼。割人藤割在皮肤上的痕，一道道，一条条的。结的疤，一细点，一细点的，排了一路。倒不像是割的，而像是锯的。所以，它也叫锯锯藤。

也有人把割人藤叫成拉拉秧，拉拉蔓，拉拉藤。但是《植物名实图考》认为拉拉藤另有所指：“拉拉藤，到处有之。蔓生，有毛刺人衣，其长至数尺，纠结如乱丝，五六叶簇生一处，春结青实如粟。”这个拉拉藤恐怕确实不是割人藤。因为说它“春结青实如粟”，割人藤肯定不会在春天结实。割人藤春天才出苗，开花大概在七八月。跟你说，我压根就没见过割人藤开花的样子，更别谈它结的果了。据说它也是会结果的，结一种瘦果。我们对割人藤的痛恨，早就在它还是一根游藤的时候就结束了它，就像我们单位整理园子的人一样，根本就不许它存在。它往往活不到开花结果的年纪，但是却年年春天出现在树荫下，园子里，草地上。它靠什么繁殖的呢？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。



有人说优秀的艺术使人更贴近生死的本质，我说伟大的艺术叫人明白何为死，更为伟大的艺术令人知晓生。

## 时势造英雄

□维愚



坂井泉水极漂亮，漂亮得宛如每一个使我擦肩回眸的姑娘。她的声音与面容一般美，用日本业内常用的话评价就是“有透明感”。我第一次看她的live时，就觉得那歌声同她的空气刘海一起弹动起伏，使人心旌摇动。

细究之下，被歌迷称作“亚洲女性摇滚第一人”的泉水姐姐，歌声的瑕疵实际较为明显：低音不稳，高音略带挤压感，论音域和技巧，坂井泉水在同代歌手中绝对排不上第一，从个人喜好来说，我更喜欢同社的大黑摩季富有力量的歌声。

但坂井泉水是不一样的。1993年，《負けないで》甫一面世便在日本掀起轩然大波，甚至被誉为日本“第二国歌”，1997年被编入日本高中音乐教材，2014年登上日本高中英语教科书。

即使我这样努力地表达这首歌的不同凡响之处，诸位听众大概仍然一头雾水：这分明是一首从曲到词都平凡得很的作品，何堪此声誉？跳出歌曲本身，有一句老话不得不提：时势造英雄。换个说法，即“万事皆依时势而定”。坂井泉水走红于上世纪90年代，彼时日本恰逢泡沫经济破裂，

在经济低迷带来的消沉情绪中，《負けないで》以其简单精巧的作词，与回旋向上、朗朗上口的pop rock曲风不断激励自杀率屡屡攀升的日本社会：别输！目标就在不远处！在歌曲问世后两年，1995年日本遭遇阪神大地震，这首歌曲再次成为人们相互扶持着走出阴霾的强心针，即使是在坂井泉水逝世四年后的2011年，在3·11地震中，《負けないで》依然是灾时播率最高的励志歌曲。

歌词的确十分简单，作曲也并不复杂。44拍的鼓点配上吉他的重复和弦，演唱上不存在转音、混声等复杂技巧，可说之处唯有整首曲子几乎每一句的旋律都呈回旋向上的态势。也正因此，这首歌具有极强的情感调动性和传唱性，并给人以积极向上的鼓舞感。

一首创作上不甚起眼的纯情恋曲最终成为鼓励了千万人的经典之作，歌曲本身的传唱性和独特气质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使人不得不感叹“时势造英雄”。

有人说优秀的艺术使人更贴近生死的本质，我说伟大的艺术叫人明白何为死，更为伟大的艺术令人知晓生。比生死略小一些的，是使一个民族灵魂震动的艺术，再小一些的，是为一个时代带去力量的艺术，再往下，便是给某一个人带去活下去的勇气的艺术。这些由小至大的种种，唯有伟大与否的区别，此外无它。但凡能打动哪怕一个人，就是优秀的艺术。

一个人放慢脚步，将闲心闲情归还自己，走进自然，才能真正活得像一个人，否则只是生活的傀儡。

## 我来属无事

□江徐



一千年前的春天，苏轼来到姑苏，留下一句溢美之词：“到苏州不游虎丘，乃憾事。”因为这句话，又因为对东坡先生的爱慕，我在去年四月前往姑苏。

虎丘景区入口有一排碑文，其中一篇，由北宋诗人杨备所写、苏轼所书：“海上名山即虎丘，生公遗迹至今留。当年说法千人坐，曾见岩边石点头。”其中涉及的典故“生公讲经”，是说晋代高僧生曾在虎丘讲经渡众，边上一块石头竟点头示意。如今，那里留下一块千人石，试图印证一段历史。

信步而行，拾级而上，虽然没有看到桃花，俯仰之间，倒是满眼新绿，不觉心旷神怡。

当年，苏轼游虎丘归去，写下一篇《虎丘寺》。“入门无平田，石路穿细岭。阴风生涧壑，古木翳潭井。湛卢谁复见，秋水光耿耿。铁花秀岩壁，杀气噤蛙黾。幽幽生公堂，左右立顽石。”今天，我来到这里，虽然不见平田，却依然有穿过细岭的石路，有阴风吹过的涧壑，还有古木围绕的潭井。山下竹林多竹笋，有些比姚明还要高。

又因为是春天，生机盎然，万物都在抖擞精神。我坐在石凳上休息，偶遇一只松鼠，在树枝与草丛间腾挪跳跃，时隐时现，忽上忽下。它机灵又大胆，又或者有灵性，当我用手机拍照，竟配合似的回了回眸。当它从墙头跳跃而行，如鱼悠游穿梭，与游客擦肩，叫我想起孔子那句“交臂非故”。人生短暂，各种缘份，无不如此。

中国游客簇拥于剑池前，在导游讲解下遥想远古的神话。与此同时，有一对外国父女，坐在一丛竹荫下，一边休憩，一边静静看书。当一旁游客散去，他俩依然坐在那里，不为外界环境所扰。更让我感动的一个画面没有抓拍到：后来，不远处的妈妈准备招呼他俩起身，赶赴下一处景点时，爸爸做了个“嘘”的动作，意思很明确——不要打断她看书。

“我来属无事，暖日相与永。”这

是苏轼《虎丘寺》中另一句话，也是很多游人的当下状态。有人静坐洞门外，凝望眼前春光；有人在树林里觅得安静一隅，挂起吊床，躺在上面看书，狗子趴在一旁；有人站在山径上，眺望山下纷繁尘世；有人在参天古树下锻炼身体，看起来气定神闲；有人并肩坐在山道上，大概倾诉着知心话语……

当一个人放慢脚步，将闲心闲情归还自己，走进自然，才能真正活得像一个人，否则只是生活的傀儡。

虎丘山顶有一处，叫作千顷云，这个名字源于苏轼的诗句“东轩有佳致，云水丽千顷”。明代文学家袁宏道当年任吴县令，二年内六游虎丘。辞官后，他故地重游，写下《虎丘记》，其中写道：“千顷云得天池诸山作案，峦壑竞秀，最可觞客。”清代文人沈复，与妻子芸娘携手登山，到此闲游。后来他在《浮生六记》中追忆往昔的美好时光，对千顷云记有一笔：“芸娘独爱千顷云高旷，坐赏良久。”

循着诗文，我们可见千顷云当年模样——空放疏朗，视野开阔，白天可偶遇农人荷锄而行，晚上可俯望姑苏万家灯火笙歌阵阵。

人生如旅，就像虎丘之行本来可有可无，最终却到来，站在这里，想着这些，都是机缘所致。虽然有风雨痛泪，我们依然对人生之旅乐不思蜀。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，何必纠结于俗尘杂念？来去之间，何必执著于得失？

苏轼来过世间，来过虎丘。透过滚滚红尘水马龙的背景去看，他似乎没有来过、没有存在过一样，所有文人墨客都沒有存在过一样——来是偶然，且短暂地存在，在去是必然，却永恒地消逝。这样想着，辨不清湿润的是双眸，还是内心。我喜欢此刻安静之中带着悲凉的湿润。观心自省，想起友人一句话：虽未见悲凉未见愿景，实是一种悲凉一种愿景。

风渐起，春光渐渐失去早晨那份透亮，游客开始熙熙攘攘。有人抚摸着一张桌子，琢磨石头的成分；有人集体喊完茄子又喊耶；有人围在一块太湖石面前，探讨它的价格……

庸庸俗众，都不过是不曾、不能、不愿懂得的浮花浪蕊，在此走马观花一回，收集些聊以作秀的资料，以供日后炫耀。

今年人间四月天，我想循着苏轼的足记，重游虎丘。